

史記

卷二百二十七之
卷二百三十

列傳卷六十七之七十

卷六十七

司馬季主

卷六十八

龜策

卷六十九

范滂

白圭

卓氏

宛孔

任氏

卷七十

大史公自序

子真

荷頓

程節

關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漢

太史

令

龍

門

司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翺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張守節正義

唐

諱王

府長史

勅重

皇明

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勅重

皇明

朝列大夫

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實等奉

旨重

皇明

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吳士元

敘臣黃

錦等奉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
不聽遂北至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
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
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
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古候時日通名日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

盛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

也季主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

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
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
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
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

紛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
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
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
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發而
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
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
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
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
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
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
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誇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
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
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
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
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

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
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
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

卑疵而前

索隱曰疵音貴

躐趨而言

索隱曰躐音躐

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

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
利逾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
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
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矣求便勢尊位
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

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
 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
 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
適猶調也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索隱曰奉
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
 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
 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徐
廣

白式音棧○索隱曰按式即式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
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某

者筮之狀正基蓋
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

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
 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若卜之不
詳則式不收也卜吉

而後有故
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

天下治越王勾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

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

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

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

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

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

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

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徐廣曰莫一作驗

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

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

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馴而鳳皇不與燕雀爲

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

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

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

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

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

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徐廣曰音所駟

案離騷經云懷彬糈而要之

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

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

索隱曰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

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

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

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於之我與若

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徐廣曰曾一作莊

未有

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

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

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

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

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

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

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

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亡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刑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畧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寶

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
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
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
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
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
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
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

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
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
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
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
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

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
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

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
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
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
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途一作
連。索隱曰撻謂兩
手執著分而撻
之故云撻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
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
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左傳曰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
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逾左
傳
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
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反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
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
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
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
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
一作領聲
相近或假
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
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
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
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
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
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

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
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

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

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

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曰擣

音逐留反擣蓍即蓍著擣古擣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

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拊兔絲去之

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

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

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

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

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

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

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

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

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

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九八名龜龜圖

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

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

矣今夫珠王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
其此之謂乎故王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蛭蠶伏
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蛭蠶龍屬也音決王者得之
○索隱曰蛭當爲蛟蠶音龍注音決誤也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卜者
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
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夫卜官因以吉日剔取
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
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
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臂○
索隱曰臚音乃高反一音乃

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

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

萬畢術中有石朱方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

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

於芳蓮之上左脅文書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子得我者

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得我爲帝王

求之於白蛇蟠杆徐隱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是謾然索隱

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狀

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

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
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
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
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
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
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
類不且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
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
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
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索隱曰且音于余反置泉陽人網元龜者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

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

平而問之

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

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

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

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

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

援式而起

徐廣曰式音勅

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

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

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王子

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

夜爲今昔

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正義曰漢大河

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

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

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
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
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
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
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
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
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
不忍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
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
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
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
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
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
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
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
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
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
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

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
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
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
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
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
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
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恩恩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
而不相擇妖嬖數見正義曰說文衣服謂諺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妖傳
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

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直之谿谷故牧人民爲

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

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

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正義曰耰覆種也口得所嗜目

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

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

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

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

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

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

鐫石拌蚌

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

傳賣於市聖人得之

以爲太寶太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策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

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

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

悉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

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

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

誇而目巧教爲象郎

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

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

索隱曰箸音持慮反

則箸卽筯爲與羹連或非箸樽也

聖人剖其心壯士斬

其脗

脗音衡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

昌投之石室

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

無容周更別有徐廣曰競一作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索隱曰陰

姓競太子名歷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

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

室徐廣曰天子之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

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

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

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

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

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

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

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途四時

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

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

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

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

是昆吾爲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

是昆吾爲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

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

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

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

徐廣曰福音副藏也

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

之桐

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

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

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

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

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昇名

善射不如雄渠蠶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

子曰射者重以逢彘門子之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

巧劉歆七畧有蠶門射法也

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問之曰神

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

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明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

惡之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蜘蛛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蜘蛛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

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

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前中無戌亥戌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

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

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

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

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

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

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

都貢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

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徐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
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
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
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

龜腹下十二黑點爲十
二月者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
外下。正

義曰此等卜至首俛
大者皆上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正義曰謂
兆首仰起 足開

盼開 索隱曰音琴盼
謂兆足缺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
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

吉 首俛大 正義曰謂兆
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卜暮昏

龜之徼也 索隱曰徼音叫
謂徼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

鑽之常以日旦禘龜 索隱曰禘音廢又音拂拂
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 先以清

水澡之以卵禘之 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
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

之若嘗以爲祖 徐廣曰一作視。索隱
日祖法也言以爲常法 人若巳卜不中

皆禘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 徐廣曰一作十
一。索隱曰振

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
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卵指之者三

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爲卵三
度指之三調繞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

今日吉謹以梁卵梯黃 索隱曰梁米也卵雞子也梯龜
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

通而灼故有梯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
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覆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

信故用鷄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鷄與
被去龜之不祥，命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
也。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
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

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徐廣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爲之作

號

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

淵，諸靈數劓

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又劓音近策，或劓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

亦無可駮

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行一作身。其

欲卜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
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
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
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
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
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
兆，有宁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脢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脢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脢首仰身首徐廣

日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脢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脢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脢脢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脢首仰不來足開首仰
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脢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脢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

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得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
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
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
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
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用
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
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
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齊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再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再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脢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
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室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
雨不再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再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
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
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再
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再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又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
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再大吉

命曰首仰足胛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
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
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
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皇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
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
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
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胛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
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胗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卽不至未來卜病者

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胗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

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
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
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
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
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
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
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
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許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難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

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足胗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九

漢 太史 令 龍 門司馬遷 撰

宋中 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上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 則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古重校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亡鷓狗之聲相聞民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

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輒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

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縑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穀音谷雖反穀木名縑皮可為紙縑山中紵可以為布音盧紵音竹今山關

野紵亦作芋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

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鈿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

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管子云

几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楮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礫石其下有金也

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畧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

求彼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

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

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開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

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

徐廣曰瀉音昔瀉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

魚鹽則人物歸之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

九府

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

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

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

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計然者

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筭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然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計然曰知關則修

備時用則知物

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索隱曰五行不旱說土者土穰也

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

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

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

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

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

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

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

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

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

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鞋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

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

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為

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居與時逐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

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

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

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

至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者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

七十子之

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以騁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

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

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索隱曰索漢書食貨志李

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

蠶出取帛絮與之食

索隱曰食調穀也

太陰在卯穰

正義曰太陰歲後二

辰爲太陰

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

正義曰貯律二音

歲倍欲長錢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犖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

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

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

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

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

之日予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
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費擬王公馳名天下
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
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謂出鹽直用不練
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
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

王者埒富

烏氏倮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畜牧

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

索隱曰謂畜物及至衆多之時斤而賣之

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

也畜至用谷量馬牛

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曰谷音欲。

秦始皇帝

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索隱曰徐廣曰涪陵出丹。漢書作

巴寡婦清巴寡婦之巴清其名。

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漢書作

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正義曰音

子兒反言資則衆多不可訾量。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

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

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

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

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

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

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

地重

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

重為邪

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邪邪

及

秦文孝繆居雍隙

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王義曰雍縣岐州雍縣

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馬明

音樂即櫟陽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

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金至而會地小

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已蜀亦沃野

地饒厄

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叩都出銅臨平出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燹燹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

稜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衰斜縮數其口

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衰

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軍轂之湊故云縮轂也

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鈔言以所

多易其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

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

師要其道

正義曰要音署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

東

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

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

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

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

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

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

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

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晉灼曰慎音慎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

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

索隱曰奇音羈美音

羊戰反奇美謂時有餘衍也

其民羯羗不均

徐廣曰羗音兜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索隱

曰羯音已紇反羗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悍而不均也

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

僂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

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索隱曰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

温軹西賈上

黨

正義曰澤路等州也

北賈趙中山

索隱曰温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

中

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

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

民俗懷急

徐廣曰懷急也音綰一作

懷一作惠音翽也

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

徐廣曰

相隨椎剽

索隱曰椎卽椎煞人而剽掠之

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徐廣曰一作蠱

多美物

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

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

徐廣曰跕

音怙張晏曰跕屣也賈曰躡跟爲跕也○索隱曰屣音所綺反

游媚貴富人後宮徧諸

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

正義曰洛水本名漳水邯鄲在其地

一都會也北

通燕涿南有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徐廣曰矜一作務

濮上之邑徙野王

徐廣曰衛若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

君於懷州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

曰勃海碣石在西

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

地踔遠

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勑教反亦遠騰貌也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

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

有魚鹽棗栗

之饒北鄰烏桓夫餘

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縮穢貉

朝鮮真番之利

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番音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

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匪智。

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

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

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

具五民

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于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

索隱曰齷音則

角反又音側斷反。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

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

曰在

芒碭以北

徐廣曰今為臨淮。

屬巨野

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

梁宋也

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

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

亦一都會也

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

陽

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

舜漁於雷澤

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

湯止于亳

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

三俗

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比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

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

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買徐僮取慮

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

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卽徐城故徐國也僅取慮二縣金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已諾正義

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

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金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僅

胸繪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揚州故繒縣在沂州亟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

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

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九江江南豫章長

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

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

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

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都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

巨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

不足用故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

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正義曰番禺二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

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鄖字○索

隱曰鄖字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狗狗水上有關在九州洵陽

縣徐按漢中是也狗亦作鄖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

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

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

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薶及除草也○正義曰言之則草死而苗無果阨除廣曰地理志作窳○索隱羸

損也耨除草也日隋音徒大反窳音郎果反羸

蛤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羸力和反果搖

鄉足螺魚鱉民多探捕積聚搖疊包裏煮而食之班固

不曉裏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菰羸

蛤非太史公意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

班氏失之也

故皆窳徐廣曰音紫些窳苟且墮窳之謂也駟案應劭

曰皆弱也音灼曰窳病也○素隱曰窳音庚

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

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

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

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

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

廉吏又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

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徐廣曰鶩一作流

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

袂躡利屣

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貼貼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

目挑

正義曰田鳥反

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

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戈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

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

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

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

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買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

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

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

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素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

封者食租稅歲率

正義曰音律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

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索隱曰息二千故百萬之家亦

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

陸地牧馬二百蹄

漢書音義曰五十四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四匹也漢書則

云馬蹄數千

牛蹄角千

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

千足

羊澤中千足彘

韋昭曰二百五十頭

水居千石魚陂

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計也

○索隱曰波音該漢書作波音同○正義山居千章之

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楸○

樂彥云菽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千樹東燕秦千

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

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涓川千畝竹及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若干畝厄徐

昭曰畦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

猶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

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徐廣曰命

聚食○索隱曰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

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既

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

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醢醋云酒酤醢醬千塊徐廣曰長頸壘○索

醬千甌徐廣曰大壘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儻

孟康曰儻石甌石甌受一石故云儻石一音都

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橐千車

船長千丈索隱曰摠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

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

木曰枚其軛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釋名上音遙說文云軛小車也牛車

千兩木器髻者千枚徐廣曰髻音休漆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

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駟案馬蹄躐

千徐廣曰躐苦弟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膠一曰夜蹄小顏云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

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支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躐謂九躐通四三

而成一馬所謂生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

之徒十有三也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

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厚之兒也按白疊木綿漆千斗藥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名

有鏡孫叔敖云鏡瓦器鮐鯨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養鯨魚與鮐魚

受斗六升合為鏡音貽鮐鯨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養鯨魚與鮐魚

也○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鮐千石鮐千鈞徐廣曰鮐音鯢魚也○正義曰鮐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鮐白

也然鮐鯨以斤論鮐鯨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鮐鮐是雜者也徐云鮐鯨魚也鮐並各反謂

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為鮐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為

之棗栗千石者三之正義曰謂三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鼯正義

曰音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

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節音祖郎反

萬曆二十六年刊

馬僧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僧也節賈買三之廉

節物賈賤也謂估僧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

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幸也正義曰佗雜業不中什

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則非吾財也請畧

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今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淳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

氏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

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踞

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慨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

肥又沃平野有大手等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

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正義曰滇一作沮漢

書亦作滇也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富至僅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間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

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

齋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

徐廣曰魯縣出鐵

起富至巨萬然家

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貸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

正義曰刁丁逢反姓名

桀黠奴人

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

爵毋刁

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氏有爵邪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

言其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

漢書音義曰儉嗇也

而師史

尤甚

正義曰師史人姓名

轉穀以百數買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父賈

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

貧人學事富家相矜

以父賈

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父賈在此諸國也

數過邑不入門

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

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

任氏之先

徐廣曰高祖功臣有

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其地也

為督道倉吏

漢書音義曰若今吏

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

秦之敗也

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窘倉粟

徐廣曰窘音絞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

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

取賤賈

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價也

任氏獨取貴善

索隱曰謂

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

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幸

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

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唯橋姚已致馬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

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

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

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

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變馬從橫

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吳楚七國

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

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

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

音吐其息什之一索隱曰謂出一二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高大賈大抵

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

各有杜姓也宣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

帝以杜為杜陵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

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

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

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

徐廣曰古拙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里一州服虔云富為州中之第

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

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作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

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

一作翁。索隱曰雅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反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

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駟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劔名

以水酒之又方言云劔削鬪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

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羴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葷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

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

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

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倮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漢 太史公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 諸王侍讀李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南方

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

地職臣贊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

北正古文作比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致大

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顛頭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彭之序及于賈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

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

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

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

有下類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

名夏陽也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

晉書及司馬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在趙者

氏系本名凱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以傳劔論顯嚴虔曰

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劔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替曰

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

劔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蒯躄其後也正義曰王怪反

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如淳云刺客傳

之蒯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

躄也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索隱

反費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

趙長平軍文穎曰趙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

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二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

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列傳

蒯賁玄孫邛為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賁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邛也

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

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

澤

索隱曰漢書作母擇並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

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賈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

夏陽西北去華池二里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

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賈曰百官

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

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撰

撰則今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之後人不曉談以在丞相止耳

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

受易於楊何

徐廣曰菑川人

習道論於黃子

徐廣曰

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

不達其意而師悖

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或於所見也

乃論六家

之要指曰易大傳

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

天下一致而

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祥

徐廣曰一作詳翻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

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傳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

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徧循

索隱曰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

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

索隱

白贖音市艷反漢書作澹古今自異也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

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是去

絀聰明

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

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

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二十度

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

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

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

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

翦正義曰屈蓋曰茨以茅覆屋

采椽不刮

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也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

也削

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翹按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燬土刑橈梁之食張

曰一斛粟七斗米為橈瑱曰五斗粟三斗米為橈音刺韋昭曰橈確也○索隱曰服虔曰橈倉米也三蒼云梁

好粟也○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針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橈倉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

食脫粟之藜藿之美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曰葛衣冬日

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

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

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

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

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

尊之恩絕矣

索隱曰按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

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

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

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

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

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玄明知事情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

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

韋昭曰因物為制

故能為萬物主有法

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

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

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

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

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

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田是觀

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

掌夫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朝秦蘇

林曰禹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

云禹人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鄆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

有山也鄆音皮鄒鄆薛三縣屬魯○索隱曰鄆本音

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未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

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

鄆鄆皮聲相近後漸說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

曰邾國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平

明年元封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

元年是也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

蜀曆二十六年刊

周南

徐廣曰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

案不得

與從事

正義曰與音預

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

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

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

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

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

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

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用心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

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案年表魯哀公

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

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

為太史令

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細史記

徐廣曰細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細謂綴集之也

石室

金匱之書

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李

日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大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

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

萬靈罔不禋祀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者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

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

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

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二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有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

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北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

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且當述先

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

索隱曰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

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

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

有僧侈篡逾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

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

曰公羊傳曰善善及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
 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駢謂
 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
 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
 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上亦隱曰註非也小
 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
 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

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

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

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里駢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

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

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

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臣不

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

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

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

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

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

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

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

來服從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

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

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

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

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

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

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

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獲麟白麟

而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借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譽堯舜各成法度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

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家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

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曰音薛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嬴之異音旅

師旅也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鍊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鍊也。索

隱曰鍊音巨鍊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

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

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

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芻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

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賈正義曰音頽諸呂不合徐廣曰無合輔之德也一日怡釋也不為百姓所說

索隱曰案此賈本韻則怡釋為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

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

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

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

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

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敵義依霍庶幾云已。索

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

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

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

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

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

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

以感和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

自古已來樂之典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聽律聲故云聞律效

勝負望敵之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

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

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

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

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

索隱曰索忽者愆文之微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陰忽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翫惡衍字耳。正義曰

馬曆二十六年刊

翹匹逢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五
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洽之問不容比微細之忽也

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恃一音扶物反佛亦恃也案

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異不同
弄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

元論徐廣曰論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襍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谷應用用則萬靈罔不禋

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

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去索隱曰玩

音五宮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

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

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賜夷信嚮親越吳國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肖病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

雖衰也。正義曰肖音肖呂尚之祖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

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綱繆也音亡又

反謂太公繆綱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者也。正義曰繆

萬曆二十六年刊

音武彪反言呂尚繆綢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婆

威勇武貌也案黃髮言長云番番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

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作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

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禍亂索隱曰謂王曾禪其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相子之後卒危亂也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

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嘉仲悔過正義曰

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

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

傾不寧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

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

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

感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宋乃滅亡

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大卒

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

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

世家第九

聖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

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

庶子無餘於越使嗣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焉始祖廟越亡途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文身斷

髮鬻鰓與處索隱曰鬻音賣既守南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

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

又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反佐

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饑死

探爵王遷辟彥良將是斤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

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

秦之時諸侯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

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

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

王琅邪怵午正義曰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

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榮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

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

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扈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謹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止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負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并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

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

如楚以

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

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

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

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

徐廣曰詭音逝。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辱也

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

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潁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輦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并獨鞭策又與之脫

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

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蒯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

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厥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

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幸師抗山東榮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逾甌人斬濞

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

葆守封禺為臣

隱

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

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蒲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

徐廣曰一

作莫藩音
普寒反

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

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逾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

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

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漑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

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之於尼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

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疑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

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

馬季主

所用欲循

徐廣曰一作總

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古龜

之雜說詞甚煩無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

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知

日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解手之手法也費曰茂陵書丞相為上用程數其中言百五用材多少之

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間出矣自魯參薦蓋公言黃老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

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

黎氏後亦摠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

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

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至於余乎欽念

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罔羅而考論之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亦畧言難以明辨故

作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

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

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

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 天

入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

一轂

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也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

此說非也言象呈共統北辰諸 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

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

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高氏不後

於詩 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為太史公書序

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胡朔皆著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

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 畧以拾遺

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 補藝

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 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

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

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 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

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手無險四

微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

俟後世聖人君子

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第七十

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獄

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

漢書

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

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劇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索隱曰索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幸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

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雖說而無筆削切何燕都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寶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終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133X
8
25